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烽火岛

(法) 儒勒·凡尔纳
正和 晓青 编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烽火岛

(法国)儒勒·凡尔纳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正和 晓青 编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10

ISBN7-81036-273-9/I·51

I.世… II.①正…②晓… III.科幻小说—文学名著
—外国文学 IV.I3

烽火岛

(法国)儒勒·凡尔纳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电话:(0754)2903126

印刷:汕头春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5 字数:1160千字

版次:1998年第一版

2000年10月第二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定价:76.00元(全十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 言

自人类降临到这个世界以来,人们就借助幻想这一精神活动去了解、去征服这个万千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幻想一旦与科学联姻,其力量、其魅力则更加令人神思飞驰,遐想联翩。在科幻小说这一自由王国中,人们尽可以尽情地去太空览胜,去海底寻觅;可以无畏地去战胜来自外部世界无法抗衡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去排解现实生活中无法抵御的天敌带给人类的无尽烦恼。走进科幻小说的世界,可以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和智慧的熏陶。

科幻小说是那些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想象能力的作家,借助他们的生花妙笔,把奇妙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把人们对无垠太空的神秘向往和对汪洋大海的好奇心理给予了极大的满足,同时,它又激发了人们掌握科学知识的巨大热情。

科幻小说还是人类科学发展史许多成功例证的超前预示。美国航天局 1955 年发布将花费巨资用火箭发射航天器到月球的构想,就是源自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的故事情节;而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曼所驾驶的阿波罗八号和 1869 年凡尔纳笔下的巴比康的火炮抛射体一样,也是从佛罗里达出发,两者重量相同,飞行高度一样,甚至恰恰落在太平洋上离小说所确定的地点 4 公里处。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说明了科幻小说积蓄了丰厚的科学底蕴。

正是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世界科幻名著精华》。本套书共分 10 册,荟集了两百多年来优秀科幻小说 18 部,约计 100 多万字。每册均插有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喜爱的卡通图数张,图文并茂,更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加深对科幻小说的直观理解。所搜集的 18 部小说中既有人们所熟知的、被人们盛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凡尔纳的优秀作品,又有和凡尔纳比肩而立的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轰动性作品。相信读者能在这有限的读物中领略科幻小说中神奇的想象才能和缜密的科学推论,更相信读者在掩卷之余会萌发出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倘能如此,则我们心慰矣!

编者

目 录

1	烽火岛
	(法)儒勒·凡尔纳
3	不速之客
7	美塞尼亚海岸
13	“西方塔号”启航
18	哈琼娜·艾利真多
30	群岛烽烟
39	海战
44	神秘的双桅船
48	仇人相见
55	遭遇战
70	结局
77	机器岛
	(法)儒勒·凡尔纳

79	模范岛和亿兆城
85	强拉来的客人
92	“四重奏”成功演出
99	热带岛屿
106	漫长的旅程
113	遭遇意外
121	更换岛主
128	婚礼前的爆炸
134	模范岛遭劫
143	又起风波
158	人为的灾难
171	死里逃生

烽火岛

(法国)儒勒·凡尔纳

不速之客

1827年10月18日,大约下午5点钟光景。一条地中海东部海岸的小船迎风行驶,准备在夜色降临之前到达科龙湾入口处的维铁罗港。

这个港口,就是古代荷马书中所描绘的奥铁罗斯。它座落在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个深凹的锯齿形缺口的一个之中。

它的东岸边缘破裂,隐藏在一个不规则的小湾深处,是泰甲特山脉沿海的第一组山梁分支;山岳绵亘,形成了马涅地区的岭架。该地海底坚实,航道走向好,而且上临高地足以掩蔽,使得这个港口成为一个最好的安全避风港。那海岸被地中海不断吹来的风拍打得结结实实。

这条般,迎着一阵相当凉爽的西偏北方向的风渐渐驶近,但在维铁罗码头上,还望不见。

维铁罗港的水手们学着那不勒斯一带下层平民的味儿,躺在港口上——这里的下层平民干几分钟活就要躺下身子休息好几个钟头。他们看见有个给他们干活的希腊僧人飞快地甩着两个膀子朝村里走来,他们这才起了身。

这是一个50岁上下的人,不但粗大,而且还很胖。

“喂!什么事?神父,有什么事?”一个水手大声叫嚷着,冲着来人跑过去。

那僧人把手向天边一指,说:

“有一条船!”

一听这话，所有的闲汉们都站起身来，拍着手，向高踞在港口上方的山崖奔去。

马涅人，或者说至少是生活在这些海湾之间的长岬上的马涅人，还停留在半野蛮状态，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自由要比关心他们国家的自由为重。

马涅这一部分的居民集中点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卡可服尼。居住在卡可服尼的人对这儿很重视，觉得这地方对于干海盗这门营生极其方便。他们在海上袭击船舶；在陆地上，他们就打假信号把航行的船舶吸引过来。他们到处抢劫，然后放火焚烧，不管那些船上的水手是土耳其人、马耳他人、埃及人还是希腊人，他们都一律毫不怜惜地杀死，或是运到北非海岸去当奴隶卖掉。

然而，几个星期以来，一次抢劫也没有发生过，一条船也没有在马涅口岸停泊。因此，当僧人喘息不定，吐出“有一条船！”这几个字时，维铁罗人马上就爆发出一阵欢笑。

这些维铁罗人都聚集在高高的山崖上，大声喧嚷。那么，僧人所报告的那只船又怎么样了？

太阳这时慢慢向爱奥尼亚海西边地平线沉下去了，进入海湾口，它那位置正好给观察的人们看个一清二楚。

不到一会儿，老高佐不禁脱口叫出声来：“是一只小帆船。”

“一只小帆船！”他的那些伙伴们一齐大叫大嚷起来，刚才的沮丧变成了一连串的咒骂。

当这群人不无关切地观察时，小船飞快地行驶着，马上就要接近维铁罗了。这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候。要是它继续向海湾深处航行，高佐和他的伙伴们抢掠的念头就落了空。即使他们立即仍下他们最快的小艇，也赶不上它，你瞧那船

在它硕大的帆篷下面，速度多快！

“它来了！”

老水手高佐嘴里马上吐出这三个字，他那胳膊，带着弯钩似的手，就像船靠岸用的四爪锚似的向小船直伸过去。

这时小帆船靠近了，离维铁罗只剩下半海里了，它决定靠岸，人们感觉得出是个老手在驾驶这条船。

高佐一伙人离开了他们的观察所，一刻不停地走到港口。现在，主要就是去唤起所有那些洗劫的家伙准备动手，不管船只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小船穿过曲折的航道，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稳程度前进，再过几分钟，小帆船就要在港里下锚停泊了。要抢，就得趁它登岸之前动手。

“上小艇！”老高佐叫了一声。

30多个壮汉，有的带着手枪，大部分都挥舞着短刀斧头，冲上了系在码头边的许多小艇上，上去的人数目显然比小帆船上的人多得多。

就在这当儿，那只帆上发出一声简短的号令。小帆船停在港中间了。它的扬帆索都松下来，锚刚刚投进了大海，在缆绳引起的最后一阵震撼之后，船待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那些帆篷并没有卷紧，只是让它压在扬帆索上，以便随时启航。

第一条小艇从左舷腰部靠上了小帆船，其余的小艇几乎是一拥而上。因为它那钉满铁钉的船舷不高，攻上来的人，齐发一声喊，腿一跨就上了甲板，发了狂似地向船梢冲过去。其中的一个，抓上一盏燃亮了的大号马灯，往上一扬，直扬到船长的脸上。

船长一挥手，把风帽甩到肩头上，他的脸部在灯光照射

下完全显露了出来，“嘿！”他说，“维铁罗人不认得老乡尼古拉·司塔科了吗？”

十分钟之后，一条轻便快艇离开三桅帆船，把所有的都在他面前忙不迭地后退的维铁罗人载到港口下面。他身边不带一人一枪。

这个人就是“卡里斯塔号”的船长——刚刚进港停泊的这条船就叫这个名字。

这人中等身材，头上戴一顶厚厚实实的水手帽，额头很高，模样儿挺骄傲。在他那双严峻的眼睛里，射出坚决的目光。他的嘴唇上面，平平地张开两撇克辣夫特式的胡髭，末梢是一簇，而不是尖的。这人肩膀很宽，手脚壮健有力，黑头发髻儿披在双肩。要是说他已过了 35 岁的话，那大约总是才过了不到两个月。可是他那张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他那严峻的容貌，那额头上像一道道沟似的深陷进去的皱纹，在那里没有一点诚实能够生根发芽，这一切都使得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岁数要大。

人们在科龙湾的各个港口曾多次看到过他。有些老乡还能讲得出他的海盗业绩（他们也参加过），多少艘商船被袭击、被毁坏，多少商货变成了掠夺的物资！于是围绕着尼古拉·司塔科的名字，形成了某种神秘感。他在马涅诸省极负盛名，大家在这个名字前面都不禁肃然起敬。

这些情况就足以说明维铁罗人对这个人的这番接待了，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只要他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敬畏，为什么大伙儿一认出执掌这条船的人，就放弃了抢劫这条小帆船的主意。

尼古拉·司塔科，吩咐过快艇上的水手们回艇之后，便向着港口里码头所形成的转弯径直走去。在朝这个方向走

了二十几步之后，他停下了。接着，他招呼那个跟着他的老海员，那人好像时时刻刻在等待执行他的某种命令似的。

“高佐，”他说，“我需要十个壮实汉子，补充一下船员。”

“一准有，尼古拉·司塔科。”高佐回答。

“叫这十个人，一个钟头之后，到‘卡里斯塔号’上去。”船长又补了一句。

“是，叫他们一定去。”高佐回答。

两小时之后，尼古拉·司塔科回到港口。他向他的轻便小船叫喊了几声，就上了船。高佐为他挑选的十个汉子早已在船上了。

五分钟之后，“卡里斯塔号”平稳地、静悄悄地驶出了航道，没有船上人的叫嚷，也没有维铁罗人的呼喊声。

美塞尼亚海岸

离开维铁罗港之后，“卡里斯塔号”整夜都横穿过科龙湾，朝西南方向航行。

早晨，船已经超过了美塞尼亚尽头的加罗海岬，泰甲特山脉的高峰显出那陡峭的侧影，逐渐隐没在初升的太阳的一片水气之中。

过了海岬的尖端之后，尼古拉·司塔科在帆船甲板上出现了。他的目光朝着东方凝望。

马涅的陆地已经看不见了。在这一边现在略略居于海岬后面、突兀而起的是圣季米特利奥斯山脉那巍峨的山梁分支。

“卡里斯塔号”把厄女司、止勃雷拉、沙比昂察和委内铁哥都扔在后头了；接着，它穿过在沙比昂察与陆地之间的航道笔直前冲，向莫东驶去。

尼古拉·司塔科一言不发，在罗盘上校正了帆船的航向并观察过时间之后，随即走过去坐在船尾上。

晚间，“卡里斯塔号”到达纳瓦里诺海湾的入口处。海湾仿佛一个海边大湖似的，镶嵌在周围高山的屏障之中。

夕阳的余晖还照射在东边隆起的顶峰上，但是阴影已使广阔的海湾渐渐暗了下来。

帆船此时正朝锡基亚水道驶去，这是岛北面 200 米宽的开阔处，位于岛北部尖端和科里法琼海岬之间。只有非常熟谙航道的人才敢冒险在这里面行驶，因为这里不够船的吃水深度，所以几乎不通舟楫。可是尼古拉·司塔科就像这海湾最好的领港员那样，大胆沉着地靠着岛尽头峻峭的石壁驾驶，就这样越过了科里法琼海岬。接着，在外侧看到好些游弋的舰队——由 30 多艘法国、英国和俄国军舰组成。帆船小心地避开它们，整夜沿着美塞尼亚海岸上溯，在陆地和普罗达那岛之间擦过去，到了白天，帆船被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凉风带着，就顺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在阿卡蒂亚湾平静的水面上漂过。

太阳正从伊多姆山山顶后面升起。登临山顶，纵目饱览古代美塞尼亚遗址之余，还可以左顾科隆湾，右边则可眺望以阿卡蒂亚城命名的海湾。在朝阳映照下，海面被微风吹起一条条长形的波纹，闪烁生光。

尼古拉·司塔科从一清早就驾着船尽可能地傍着城市航行。这城位于呈圆形的海岸的一个凹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宽广的外停泊场。

十点钟光景，水手长走到帆船后梢，挺立在船长面前，恭候命令。

阿卡蒂亚的一系列山脉在东边无尽地舒展开去。半山腰有些村落淹没在一丛丛橄榄树、杏树和葡萄树中间，几条小溪流向某些注入大海的河道，夹岸郁郁葱葱地塞满了香桃、夹竹桃之类的灌木；接着科林思地方有名的葡萄苗，高高低低，里里外外，前后左右，攀缘得到处都是，不留一丝空隙；略低处，在山坡上城里的红房子在后面扁柏树丛的衬托下，仿佛大块大块雄蕊似的，万绿丛中，点点飞红，这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片明媚如画的绚丽景色。

两年前，易卜拉曾经在这里毁掉城市、屠杀过孩子、妇女和老人！建筑在昔日希腊堡寨遗址上的城堡，而今成了废墟；多少狂热的穆斯林教徒曾经蹂躏过的圣·乔治教堂也成了荒丘；房屋和各式公共建筑物，都是一片瓦砾！

“看得出，我们的朋友埃及人经过这儿！”尼古拉·司塔科嘴里啜嚅着说，在这样的凄凉景象面前，他都不感到一点心悸。

“现在，土耳其人是这儿的主人啦！”这是水手长的回答。

“对，长期的……甚至，应该希望，是永久的，永久的主人！”船长又加一句。

“‘卡里斯塔号’停靠呢，还是继续航行？”

尼古拉·司塔科凝神望了望港口，这时船离港只有几链远了。接着，他的目光射向建在港后面一海里处的城市本身，城就建在普锡克罗山的一个山梁上。对于阿卡蒂亚，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怎么办？靠港呢，还是返航深海呢？

水手长等待着船长答复他。

“发信号！”尼古拉·司塔科终于开了口。

一面缀有银新月的红色燕尾小旗升到主斜桁的顶端，迎风展开。

几分钟后，一面同样的旗帜也在港口的防波堤的旗杆顶上升起。

“靠岸！”船长说。

舵柄朝下一压，三桅船越走越近了。港的入口处完全大开，帆船大模大样地上了航道。一会儿前桅帆降下来了，接着是主帆，于是“卡里斯塔号”靠着绞盘和三角帆进入航道。它这种速度就足够到达港口中部了。这里，它抛下了锚。水手们一起在整理索具，安顿停泊。

几乎小艇立刻就被放到了海里，船长下了小艇，四条桨划着推涌出去，停靠到码头台阶的一个小石级旁边。有个人在那儿等他，嘴里讲着欢迎他的话：

“斯柯贝罗特来恭候尼古拉·司塔科，听您吩咐！”

船长亲昵地招了一下手作为回答。他到前面，登上斜坡，以便走向最靠近城门的那些房屋。他穿过了最近一次围城时所造成的废墟，街上到处都拥挤着土耳其和阿拉伯兵士。他在一所大体完好的、挂着密涅尔瓦招牌的客栈门口停下，他的伙伴也跟着他走了进去。

隔了一会儿，司塔科船长和斯柯贝罗在一个房间围桌坐下，面前放了两只杯子和一瓶拉基酒——一种用阿福花酿成的烈酒。他们用金黄色的加过香料的梅索朗吉昂烟草卷起烟卷，点燃了，吸着。接着，这两个汉子开始谈了起来，两人中的一个在对方面前像个卑微的仆役似的。

斯柯贝罗长着一副歹相，身体矮矮，老奸巨猾，可是人却挺机灵。他足足有 50 岁，虽然看上去还像更加老一些。

斯柯贝罗是专做群岛间海盗所掠财物生意的经纪人，